

权力潜规则

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

权力，不仅是最高的图腾，同时也是最高的真实。
生命不息，争斗不止。争斗之外别无一趣。



王文元 著

中国市场出版社



权力潜规则

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

权力，不仅是最高的图腾，同时也是最高的真实。
生命不息，争斗不止。争斗之外别无一趣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权力潜规则: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/王文元著.北京:
中国市场出版社,2004.9

ISBN 7-80155-795-6

I. 权... II. 王... III. 史记-研究 IV. 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1893 号

书 名: 权力潜规则: 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

作 者: 王文元

责任编辑: 宋 涛

出版发行: 中国市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(100837)

电 话: 编辑部 (010) 68034118 读者服务部 (010) 68022950

发行部 (010) 68021338 68020340 68024335 6803357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华星印刷厂

规 格: 787×1092 毫米 1/16 22 印张 210 千字

版 本: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55-795-6/K·2

定 价: 28.00 元

权力潜规则

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

权力，不仅是最高的图腾，同时也是最高的真实。生命不息，争斗不止。争斗之外别无一趣。

序

《史记》是个文学宝库。既有小说式的铺述，又有散文式的抒怀；既有一气呵成的大篇，又有老健简明的短章；既有诡谲旖旎的隐喻，又有慷慨激昂的直陈。笔致婉丽，准天之极。

《史记》是中国的一段历史。这段历史，上自炎黄，下至汉武，是中国文化的发轫期。司马迁选择了一两百个侧面勾其大概，勾勒得系次井然，条分缕析，淋漓跌宕，机势沛然。

学界对《史记》的研究多从学术出发，指出其历史价值、思想性、文学性，篇幅结构、叙述体例、研究方法，或者就某一具体问题提问发难，指出作者自己的观点。——无疑，这些研究都是必要而有益的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站在今天的高度，高屋建瓴，总结出司马迁所记载的那段历史中规律性的东西，并将其化为今人的精神思想财富。

没有什么比《史记》更能让我们详尽了解那段历史了。

然而，并非读《史记》就一定能完整地了解那段历史。

因为司马迁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——时代局限。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为史家之传统，也是史家治史之弊端，司马迁也没有能够脱其窠臼，有时不自觉地以自己的道德观覆盖整个史实。



权力潜规则

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

权力，不仅是最高的图腾，同时也是最高的真
实。生命不息，争斗不止。争斗之外别无一趣。

像司马迁这样的天才，仍要受到时代的窒碍。司马迁非神，他对历史的理解不可能精准无误。要全面了解那段历史，我们必须超越司马迁，寻找出《史记》言外的价值。

在司马迁看来，中国德政自尧舜禹起，终结于“文景之治”。尧舜禹为虚，文景之治为实，二者交相辉映。不管司马迁主观意愿如何，读完《史记》给人的感觉是，德政难于持久，人治难于稳定，佛世难值，三天两头就弄出事端，将太平演化为战乱。长治久安的惟一方法就是建立有效与健全的机制，让机制自发地、持恒地起作用。相反，单纯求助于道德往往事倍功半。道德并不是维持政治稳定有序的第一要素，甚至在某种场合不能认为它是稳定政治秩序的有效机制。

本书是我对《史记》的解读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思考。我借用司马迁提供的史料（只取“本纪”、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三部分），表达了我对那段历史的个人理解。譬如对中国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国民性的探寻，对中国早期历史形成之谜的揭示等等。

“窝里斗”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。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顽疾，是对中国历代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，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宿命。田穰苴及其家族后裔对于齐国之影响，进而对中国历史之影响，就是对窝里斗最有力



权力潜规则

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

权力，不仅是最高的图腾，同时也是最高的真
实。生命不息，争斗不止。争斗之外别无一趣。

的注脚。

中国历史经过短暂的所谓“德政”黄金期，出现了第一位德政的破坏者，那就是禹的儿子启。从启开始，政治协商难觅踪迹了。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远古民主雏形，仅昙花一现就渐渐式微了。原因甚多，其中一条是，没有宗教的制约。没有宗教，没有高于人的力量的制约，人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。从启开始，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。权力变成单纯的支配，权力的支配对象则全部沦落为附庸。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何以如此短促，何以消失了之后就永不再现了？只因为中国人把自己设定在价值座标的顶端了，得到了权力，就与“天”平起平坐了（不像西方多数国家，权的上面还有神），脱离了管束，脱离了制约，便可以恣意胡为。

我知道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全对，但有创见的错误往往比绝对正确的重复更有价值些。我真诚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教。

王文元
甲申仲夏
于恨秋斋



权力潜规则

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○ 炎黄子孙	001
第二章 ○ 尧、舜、禹	005
第三章 ○ 对权力义务准则的第一次破坏	010
第四章 ○ 商王朝	014
第五章 ○ 伊尹开创了一种政治模式	018
第六章 ○ 汤武革命开创了另一种政治模式	023
第七章 ○ 西周的社会性质	027
第八章 ○ 厉王的短见与幽王的荒唐	031
第九章 ○ 秦聚拢人才——又一个悖论	035
第十章 ○ 春秋战国无信义	039
第十一章 ○ 秦始皇与“皇帝”	043
第十二章 ○ 焚书坑儒	047
第十三章 ○ 指鹿为马	050
第十四章 ○ 秦之亡，何其疾也	053
第十五章 ○ 读项羽	057
第十六章 ○ 项羽的政治理念与缺失	061

第十七章 ◎ 刘邦的韬略	065
第十八章 ◎ 女魔王吕雉	069
第十九章 ◎ 中国第一位“好皇帝”	073
第二十章 ◎ 文景之治	077
第二十一章 ◎ 汉武帝与方术	080
第二十二章 ◎ 吴太伯与季札的让国	083
第二十三章 ◎ 专诸刺王僚	087
第二十四章 ◎ 春秋无义战	090
第二十五章 ◎ 伍子胥	093
第二十六章 ◎ 管仲	097
第二十七章 ◎ 周公旦	100
第二十八章 ◎ 太史公的感慨	105
第二十九章 ◎ 让国让权，酿成悲剧	109
第三十章 ◎ 挨打与打人	113
第三十一章 ◎ 史家弊端与司马迁之缺失	116
第三十二章 ◎ 道德悲歌	120
第三十三章 ◎ 殷之三仁	123
第三十四章 ◎ 君位继承	126
第三十五章 ◎ 董狐之笔	129
第三十六章 ◎ 楚庄王与楚平王	132
第三十七章 ◎ 吴越春秋	136
第三十八章 ◎ 范蠡避免死狗烹的韬略	140
第三十九章 ◎ 最大的遗漏与败笔	143
第四十章 ◎ 巧言胜千军	146
第四十一章 ◎ 赵氏孤儿——历史孤儿	149

第四十二章 ○ 胡服骑射与移风易俗	152
第四十三章 ○ 司马迁对法家的态度	155
第四十四章 ○ 评司马迁《史记·魏世家第十四》篇末论赞	158
第四十五章 ○ 齐威王与齐宣王	161
第四十六章 ○ 孔子不是圣人,是思想家	164
第四十七章 ○ 孔子的缺失——虚伪与诡辩	168
第四十八章 ○ 评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	172
第四十九章 ○ 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	176
第五十章 ○ 《史记》之真实性	179
第五十一章 ○ 关于汉高祖封王	182
第五十二章 ○ 汉高祖与萧何——皇帝与相国的关系范式	185
第五十三章 ○ 由“汉初三杰”迥然不同的命运所想到的	189
第五十四章 ○ 欲加之罪,何患无词	192
第五十五章 ○ 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冲突	195
第五十六章 ○ 伯夷、叔齐——两位国宝级人物	199
第五十七章 ○ 能人政治——中国政治之凸征	203
第五十八章 ○ 老子与庄子——从无为到逃世	206
第五十九章 ○ 政治顽疾——窝里斗	209
第六十章 ○ 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”	212
第六十一章 ○ 伍子胥——复仇之神	215
第六十二章 ○ 变法者之命运	218
第六十三章 ○ 合纵与连横	221
第六十四章 ○ 白起坑杀降卒	225
第六十五章 ○ 孟子	228
第六十六章 ○ 战国四公子	231

第六十七章 ○ 感慨范雎	235
第六十八章 ○ 乐毅——高山仰止的道德楷模	238
第六十九章 ○ 赵国之亡,非秦亡而自亡也	241
第七十章 ○ 隐士鲁仲连	244
第七十一章 ○ 伟大的孤独者	247
第七十二章 ○ 吕不韦	250
第七十三章 ○ 荆轲刺秦王	253
第七十四章 ○ 专制帮凶李斯	257
第七十五章 ○ 大一统皇权专制潜伏的危机	260
第七十六章 ○ 协商精神,先天不足	263
第七十七章 ○ 帝逼臣反,不反何为	266
第七十八章 ○ 非主流人物——田横	269
第七十九章 ○ 儒狗叔孙通	272
第八十章 ○ 以扁鹊隐喻政治	275
第八十一章 ○ 吴楚七国之乱	278
第八十二章 ○ 匈奴之患,似外而实内	281
第八十三章 ○ “土崩瓦解”论	284
第八十四章 ○ 华夏文明圈	287
第八十五章 ○ 悖论人物——司马相如	290
第八十六章 ○ “三刘谋反”的联想	293
第八十七章 ○ 循吏与酷吏	296
第八十八章 ○ 人治与法制	300
第八十九章 ○ 谏	303
第九十章 ○ 西汉儒学勃兴的先天不足	306
第九十一章 ○ 佞吏——皇权专制之痼疾	311

第九十二章 ◎ 杂家司马迁	315
第九十三章 ◎ 评说百家	318
第九十四章 ◎ “史命感”	321
第九十五章 ◎ 《报任安书》——《史记》篇外之篇	324
第九十六章 ◎ 总论	327
后记	340



权力潜规则

第一章

炎黄子孙

华夏文明滥觞于炎黄，故本纪以炎黄开篇。

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不认祖，不祭祀了，然而还是要偶尔提及炎黄，因为炎黄被视为中国人的底线，把炎黄掀翻了，“中国人”也就不存在了。

“炎黄子孙”之称谓反映了中国人对权力的服膺。炎帝黄帝彪炳史册，都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。正因为他们权重，后人才把一切光环都投射到他们身上，把一切发明创造也都附会到他们身上——炎帝(神农氏)尝百草，几乎发明了一切当时最需要的技术；黄帝(轩辕氏)“治五气，艺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”(《史记·五帝本纪第一》)，几乎无所不通，无所不能。这可能就是“内圣外王”最早的历史依据了。

奇怪的是，“炎黄”，以炎帝打头，而中国的政治血脉却是由排在第二位的黄帝那里承续下来的。炎帝在中国历史上最露脸的事情不过是在“阪泉之野”与黄帝打了一仗，然而炎帝被打得大败而逃（一说炎帝与黄帝合并，炎帝做了副首领）。要说惨烈，这一仗也没有“涿鹿之野”黄帝打蚩尤那一仗惨烈。炎帝居华夏祖宗之首，可能是因为炎帝与黄帝作战时炎帝已经占据了半壁河山，不过即使如此，还是说不通，政治上的事情从来以成败论英雄，既然黄帝战胜了炎帝，华夏祖先无论如何应该是“黄炎”，而不应该是“炎黄”。也许是出于炎帝的发明创造更多些，恩泽华夏，才将其名字排在了前面。不过这同样说不过去。因为黄帝也是杰出的发明家，为何将炎帝置于黄帝之前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悬谜之一。

黄、炎倒置，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“名不副实”，只是国人都已经习惯于这种阴错阳差的错讹，没有人提出异议罢了。我以为这个倒置对中国后来历史的进程影响并不小，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先例，几千年历史中，“名不副实”的事情才愈演愈烈，以至春秋末期圣人孔子不得不出来正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炎黄二人都是人，都没有跻身于“神”的行列。中国人喜欢以政治势力的兴衰读解与阐释历史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发育出宗教，没有关于“人类”起源以及关于“中国人”起源的宗教假设，更没有形成普遍的自我寻根的宗教意识。给人以下假象：有史可稽的“中国人”，起源于战争厮杀，起源于部落势力之间的火并，起源于优胜劣汰的战争杀伐。这是一种拦腰截断历史的作法，将错就错地以炎黄之战争作为华夏人起源的契机了。对此，后人只能接受，别无选择。因为除了炎黄，再无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传说。其实，世界上哪里存在这样



黄帝像

的事情：一场战争造就了一个民族。那样的话，战争岂不成为决定人类进步的第一因素？

当然，在中国也有盘古开天、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、羿射九日等美丽的传说，然而这些传说一般产生得比较晚，而且基本上是独立于宗教之外的，并没有反映出拷问“人类”以及“中国人”来历的朦胧意识。中国人想到“中国人来源”、“中国文化来源”

等问题时，想到的并不是神话传说，而是炎帝、黄帝之间的杀伐与角逐。

中国人由炎黄而来，成为基本不存在悬案的标准答案。很少有人关心炎黄以及与炎黄有关的故事的真实性。“信仰”与历史在一起跑线上起步，你即我，我即你，一而二，二而一。

“炎黄”是人。从逻辑上说，中国人由人而来——如此解释，在全世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都认为自己起源于某种“神”，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最大的不同之处。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，其原始祖先存在于教堂或寺庙之中，而不是在墓地或陵冢。比如，与我们近邻的日本人称自己的祖先是伊邪纳岐与伊邪纳美兄妹，他们生出了天照大神，日本人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。欧美则普遍认为最初的人是上帝造出来的，今人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。总之，把祖先定为肉体凡身的人，这的确是中国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地方。如果确有炎黄其人，那么，从炎黄至今的几千年中，我们中国人始终回避了一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：我们（包括炎黄在



内)从何而来？中国人不仅回避了这个问题，而且回避得非常彻底，以至于没有人提出疑义。似乎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倒是顺理成章的。

“我们是炎黄子孙”，这句话表征的是，我们有籍可考的祖先 是炎黄，再往前就无籍可查了。事实确实如此。司马迁《史记》开篇就是“五帝本纪”，浩浩历史从炎黄写起——也许司马迁根本不了解五帝之前的事情，也许司马迁的时代有些关于中国人起源的假说，但司马迁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有意地回避了。此耶彼耶，将成为永久的悬谜。

当然，炎黄也不是完全不具有神性。黄帝就在一定意义上被神化了(这与黄帝本身的虔诚敬神不无关系)，但他终究还不是神。我们现在顶礼膜拜他，具有神祉膜拜的意思，但终究不是在膜拜神，而是在膜拜一个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先人。从这个事实出发，可以认为，“炎黄子孙”表征的是，中国人不在乎“人”的来历，也不在乎“中国人”的来历，不在乎“万物存在着”这个必然而又偶然的事实存在，不想究诘这个存在的终极。“炎黄”只对民族具有意义，对一般意义上的“人类起源”这个问题来说，意义并不大。

宗教在中国之缺位，自三皇五帝起，就已经基本被注定了。

中国人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愫：那种公设的“人”的起源无论讲得如何娓娓动听，都不外乎是一种“迷信”，而中国人所膜拜的“炎黄”则是实实在在的曾经活跃过的生命，他们的业绩是“真实”的。就这样，宗教与世俗、政治、军事合一了。

可见，中国历史只有“人”的历史，没有或少有“神”的历史。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里，“人”的生命历程自“三皇五帝”始，那之前虚无一片。



权力潜规则

第二章 尧、舜、禹

尧、舜、禹晚炎黄多少年，无从细究，这一期间是“国家”的酝酿期。至禹建立夏，“国家”的轮廓就明晰化了。

“尧、舜、禹”，德政的化身。尧舜禹的传说向我们提示的是：国家是温和地建立起来的。司马迁墩此深信不疑。然而，学界有不同的说法。史家历来有舜囚尧篡权之说，“舜囚尧，复偃塞丹朱，使不与父见”（《竹书纪年》），只不过此说始终未成主流罢了。

没有出土作证，一切关于尧、舜、禹的新说都难以击败传统旧说。有关尧、舜、禹的事迹，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作为信史的。毋宁说，把“尧、舜、禹”三个字放置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之中，使人感觉他们分明是一个耀眼神话。尧、舜、禹，这三位政治家使其后无数政治家的脸面无光。对他们的德政，我倒是一向主

张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因为如果连这个神话也不复存在了，中国政治史就过于苍白了，中国人也过于悲哀了。

按照司马迁的记述，黄帝打下来的江山是世袭的，黄帝死，颛顼即位，颛顼死，帝喾即位，帝喾死，帝挚即位，帝挚死，帝尧即位。

权力传至尧戛然而止。帝尧打破了权力的血缘传承定式，在观念上对“权力”二字做出了异样的解读。套用今天的话，尧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于自己不利、于国家有利的政治体制改革。

尧问众人：“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？”放齐说，嗣子丹朱很开明。尧说：“吁，顽凶，不用。”尧问，还有合适的人选吗？讙兜说，共工这个人怎么样。尧说：“共工善言，其用僻，似恭漫天，不可。”尧问，谁能治水？大家推荐鲧。尧认为：“鲧负命毁族，不可。”说到权力继承问题，尧又问四岳，你能不能继承我的事业？岳却说：“鄙德忝帝位。”众人推荐虞舜，于是尧“妻之二女”。三年之后尧对舜说：“三年矣，女（你）登帝位。”虞舜“让于德不怿”。但是尧老了之后还是提前“命舜摄行天下之政”。尧临死之前留下一句名言：“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。”（《史记·五帝本纪第一》）

舜又传位于禹，构成了完美的三位一体的神话。

好一个“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”。这分明是现代政治的施政准则，尧提出的这一准则把西方的政治远远抛到了后面（尧、舜、禹远远早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古希腊）。

万分遗憾的是，中国人过早地提出这个民主准则，也过早地抛弃了这个民主准则。实际上后来的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。到了20世纪，慈禧太后等顽固的权力狂还在做着“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”的勾当，将政治视为私物，将个人权力的得失高居于“天下”的利益之上，甚至无耻喊叫“宁赠友邦，不给家奴”，慈禧